

老里八早

折杨柳 捉蟛蜞 捞“拿摩温”

文/郑菁深

大地回春,惊蛰一过,清明前后,辣拉老早阿拉小辰光(也要五六十年前了),学堂里就会组织学生子远足,现在末叫春游。埃歇辰光既没条件跑到外地风景区,只是到郊区野外踏青,看看人家农民伯伯辣拉田里插秧种菜做生活。除脱欣赏河边垂杨、牛羊鸡鸭、农舍炊烟,有辰光还点篝火烧野餐,倒也是一乐;或者呢到公园做做游戏,爬爬假山,“官兵捉强盗”,跳跳集体舞,虽然讲当年远足交关筒朴非常普通,唔啥花样经,但今朝想起来还蛮有趣个。

不过,埃歇辰光小朋友还有自家个玩法,春天里约好几个淘伴一道到郊外去白相。当年个郊外无非就是浦东。记得有一年我搭仔弄堂里个两个邻舍到浦东去折杨柳、捉蟛蜞、捞“拿摩温”,“拿摩温”也就是现在讲个蝌蚪。蝌蚪为啥叫“拿摩温”,据讲有好几种说法,就勿去“打碎砂锅问到底”了。阿拉带好瓶罐,先到高昌庙江边码头,再乘摆渡船到浦东。浦东当年是农田,一望无际,到处是池塘、河滩头。几个小顽童先是拿出捻凿,辣拉小河边泥洞里捉蟛蜞,捉了几只蟛蜞后,又用旧袜子做成个网兜辣河

浜里捞“拿摩温”,再捞几根水草,一道放辣瓶里向。捉蟛蜞自然勿是为了腌了喫,侬讲蟛蜞是有毒个,勿能喫,只是白相相,一两天后就死脱了。而捞“拿摩温”是为了养,就像现在个宠物一样。埃歇辰光“拿摩温”一般是要到小贩帮搭买个,一分几条两分几条,买“拿摩温”可以搭一两根水草。不过辣拉瓶子里欣赏自家捉来个黑黝黝个蝌蚪,辣碧绿个水草里游来游去,迭种开心既没闲话味。过几天小蝌蚪慢慢叫长出了脚,尾巴褪去了,变成了黑黑个小田鸡,辣拉瓶里跳上跳下,真有讲勿出个成就感。

至于春天辰光折杨柳树,倒是用来派用场。小学生时代我喜欢画国画,要用炭笔打草稿,买炭铅笔要铜钿,而且小个文具店还既没买,只好“就地取材”了。于是就折几根粗细适中个嫩柳条,回转去剥脱树皮,削成毛笔状,勿是很尖,再辣拉煤球炉烘烤,使得柳条碳化,就变成一支炭笔,可以辣宣纸浪打画稿了。弄堂里有一位老先生就是用柳条当炭笔打画稿个,效果要比炭铅笔还要来得道地。尽管我既没成为一个画家,但当年认认真真的用柳条做炭笔个情景,是永远勿会忘记个。

远开一点

余来钟

文/彭瑞高

七宝镇因拥有七样宝贝而得名,这个大家都晓得。其中有座“余来钟”,就挂在老街北面钟楼里。恁重一口钟,居然会在风雨之夜,沿着香花浜,一路“余”过来!我活了大半辈子,至今没弄懂其中道理。这个“余”字,也在我心里盘了几十年。“余”念 tun,跟“吞”同音,只是音调不同。小时候写作文,我把油炸花生米写成“油吞花生米”,老师朱笔圈出“吞”字,把“余”写在一侧,要我照抄十遍。我一边抄一边想:这字这么怪,“人”在“水”上,“余江浮尸”的“余”字,会不会就是它啊?我把这想法告诉老师,老师狠狠白了我一眼。

后来翻字典,看到“余”即漂浮之意,才晓得我那句话其实没问错。之所以惹老师翻白眼,大概是因为“余江浮尸”这词不吉利。老早上海,是有人拿“余江浮尸”来咒骂人的。“余”引申出另一个意思——“油炸”。估计油炸时,食材都浮在油上,所以才用这个字。“余肉皮”“余油条”“油余果肉”“油余黄豆”……都是这么个做法。跟“余”字极其相像的,是“余”。“余”念 cuan,第一声。食材投进沸水里过一下,叫作“余”,譬如说,“把肉片余一余”“余一把菠菜”“余一只鱼片汤”。同样是烹调,“余”是把生鲜货投进滚水里煮一下,动作要迅速;而“余”是油炸食品,动作可以慢点,东西不炸焦就好。

沪语童谣

梳辫子

创作/杨建明

小囡囡,搬凳子, 长又粗,大辫子,
坐下来,梳辫子, 头扭扭,转身子,
一把扎,马尾子, 好看哦?照镜子,
两边翘,小辫子, 笑眯眯,嗲样子!



沪上老照片

虹桥新区是阿里搭

虹桥新区就是虹桥开发区,伊辣1979年就开始规划了,1983年开始建设,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国家级开发区。迭张照片正是拍摄于1986年,当时名称是“虹桥新区”,照片前头是建造中个虹桥宾馆。从79年到86年,过脱介多年头,居然还是能个景象,今朝看来有点勿可思议。但伊辰光是改革开放初期,一切侬辣摸索中前进,万事起步难,想快也快勿起来;“一年一个样,三年大变样”,是改革开放进入“快车道”后个事体了。

陆杰 摄 林庸 文

茄山河

“吃洋粳米发啥个糯米嗲”

文/崎笔叟

正如张爱玲所说,上海人确实喜欢“兴兴轰轰”。勿但做人做得来“兴兴轰轰”,讲闲话也欢喜“兴兴轰轰”。得了一个好字眼,勿但立即学着说,还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发挥,发挥到别人无法再发挥个地步。竭尽“兴兴轰轰”之能事。

比如“嗲”,比如“花”,比如“香”。嗲老嗲,瞎嗲,嗲味,发嗲;嗲煞了,嗲勿煞,勳忒嗲哦;嗲啥末事嗲,嗲弗煞忒依,嗲了勿是一眼眼;发啥个嗲,发啥断命嗲,发啥断命死忒嗲、吃洋粳米发啥个糯米嗲;还有,女人吃花功,男人吃嗲功。

花 上海话里个“花”,最早指棉花。上海原是棉花产地,元末明初就有黄道婆故事,至今华泾镇有纪念馆在。花衣就是皮棉,南市有花衣街,因专做棉花生意而名。花油就是棉籽油,老早食油紧张,摊头上余油条侬用棉籽油。最明显个一句俗语就叫“花好稻好”,此花即棉花。例:“帮媒人只嘴巴会讲来,讲得来婆家是花好稻好样好。”

媒人会讲话,后来,上海人将会讲话个人都称作“嘴巴老会得花个”。于是,“花”就有了“灵光”个意思。比如,“依头发吹得老花个嘛”,“今朝衣裳着得老花个嘛”,甚至,“伊一手毛笔字写得瞎花。”

又因为媒人往往“扯乱话”,于是,“花”还有点吃大勿准个意思。比如,“帮两句闲话讲得老花个嘛”,“依迭张牌打得蛮花个嘛”,“伊两脚踢得邪气花。”

为了极言其“灵光”或吃不准,上海人觉得只讲一个“花”字不煞渴,于是就有了“花嘴花舌”、“花花地”、“花里扒啦”、“花七花八”、“瞎花八花”、“花得一天世界”、“花得一塌糊涂”。

最好白相,好言相劝也叫“花”。如,“侬老婆生气啦?依去花花伊么好味。”女人吃花功,莫非由此而来?

吃花功个,其实勿仅限于女人,领导亦辣此列。“花”,也有拍马屁个意思。例:“谢谢

依帮我到领导面前花忒两句么好味。”“花”与“头”一搭档,就既啥好事体了。“花头”就是“名堂”。比如,“花头透味”、“花头经多味”等等。“花头花脑”就是勿正经,迹近“花嚓嚓”。

香 香字辣北语里多半只作形容词以况味或作名词如香火之香。辣上海话里,“香”还作动词,且至少有三义。如“香面孔”即接吻。也叫“香嘴巴”。另,众人分享点滴好处叫“香香”。再古老点叫“香香手”。例:袋袋里啥好吃物事啊?拿出来大家香香,勳独吞。再有,抽水烟筒亦叫“香”,如“要么阿拉一道去香一筒哪能?”

还有“香鼻头”,马路上两车相撞,上海人讲起来是“两部汽车香鼻头了!”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,弄堂里曾经流行过一首童谣,里向就有“香鼻头”。还记得歌词是:火车开过头,汽车香鼻头,公共汽车翻跟头,三轮车夫触霉头,黄包车夫买包盐炒豆……

闲话闲画

登样、标致、资深美女

文图/阿仁



了一点点。上海闲话里个“登样”是形容漂亮美丽个起跑线,是最低个标准。好看一点个小姑娘、大姑娘、上海人称之为标致。“横弄堂里个阿

姑娘相当上照。保准依儿子一看就欢喜。”上海闲话里还有以出俏来夸奖长相出众个女小囡个。登样、标致、上照,出俏帮点闲话常常是上了年纪个上海人来讲个,是阿爷、阿娘、爷叔、阿姨们个闲话。到了阿拉一代年轻个辰光,也就是三、四十年前,评判漂亮就用洋泾浜英文“翻司”了。翻司,face,面孔脸蛋个意思。翻司,美。翻司,嗲。翻司,鼎脱了。翻司,既没闲话了。伊个辰光,上海人都一样穷。一样穷也等于一样富。恋爱、结婚个起步价里既没汽车、存折和几斤几室个房子。一间亭子间、半间厢房间就够条件进洞房了。登样、上照、翻司正点就是小青年个择偶标准了。再差一点也既没关系个,娶老婆、讨娘子是为了过日脚,勿是准备好了

去拍电影。漂亮,勿好当饭吃。辣伊个年代里,要得到大家个称赞得到“美女”个称号是老老勿容易个。做“美女”个门槛老高个。勿似现在,“美女”辣上海人嘴里已经只等于女人了。“美女”来了,只不过是走进来了一个女同事、女邻居、女客人。真是美女,经过年岁个洗刷也要降级个。曾经称呼单位里一位当年个美女为老一美女,人家就动气了。经人点拨才晓得如此情况,应该尊称为“资深美女”。看来上海闲话也辣与日俱进,勿学习点新知识,倚老卖老,也会祸从口出个。讲豁边了,还木知木觉,作孽。

上海保险行业个一个女老总捲了一大笔钞票逃脱了。轰动一时。勿单单是因为伊席卷巨款既得无影无踪,还因为伊是“美女”。既没隔多少日脚,伊就被神通广大个警察叔叔辣境外搭牢了。办案个警察后来讲:“谈勿上是啥个美女。与疑犯一照面,长得很普通平常……看见阿拉警察,人就呆脱了。”“美女”帮只头衔最早流行辣体育个足球圈子里。“美女”记者采访洋帅,“美女”记者蹲守球星,“美女”记者与神奇教练“零距离”。以后是“美女”职称大泛滥,各行各业都涌现出来“美女”了。不过大多数个“美女”是经勿起镜头扫描个,一出镜就西洋镜拆穿。“美女”们与西施相差十万八千里,至多是住辣拉东施个隔壁,只比丑女登样